

凱羅·紀伯倫著
冰心女士譯

先

知

開明書店印行

中華民國三十三年三月初版發行
中華民國卅四年十一月東南二版發行

定價國幣一元二角
(外埠酌加運費)

“知”
(Th. Prophet)

著者 Kehili Giliran

譯者 冰心

重慶保安路開明書店
范洗人

發行者
印 刷 者
地 址：福建崇安赤石
東南合作印刷廠

總發行所
電 聲 廣 保 號 安 七 路 一 〇 五 二 四 開 明 書 店

分發行所
昆明武成路
成都陝西街
永安申正路
長汀諸繩路
貴陽中山路
西安北大街
江山金華巷

開明書店分店

序

凱羅·紀伯倫 (Kahlil Gibran) 是敘利亞 (Syria) 人，一八八三年生於利巴嫩山 (Mount Lebanon)，十二歲時到過美國，兩年後又回到東方，進了培魯 (Beirut) 的阿希馬大學 (Al-Hikmat College)

一九〇三年，他又到美國，住了五年，在波士頓的時候居多，此後他便到巴黎學繪圖，同時漫遊了歐洲，一九一一年回到紐約，在那裏居住。

同時他用亞刺伯文寫了許多的書，有些已譯成歐洲各國的文字。以後他又用英文寫了幾本，如瘋人 (The Madman, 1918)，先驅者 (The Forerunner, 1920)，先知 (The Prophet, 1923)，人子的耶穌 (Jesus the Son of Man, 1928) 等，都在紐約克虧夫書店 (Alfred Knopf) 出版。

關於作者的生平，我所知道的只是這些”。我又知道法國的雕刻名家羅丹 (Auguste

Rodin) 稱他為二十世紀的勃拉克 (William Blake)；又知道他的作品會譯成十八種文字，到處受熱烈的歡迎。

這本書，先知，是我在一九二七年冬月在美國朋友處讀到的，那滿含東方氣息的超妙的哲理和流麗的文詞，與我以極深的印象！一九二八年春天，我會請我的「習作」班同學，分段移譯，以後不知怎樣，那譯稿竟不會收集起來。一九三〇年三月，病榻無聊，又把他重看了一遍，覺得這書實在有翻譯的價值；如是我逐段翻譯了，從那年四月十八日起逐日在天津益世報文理副刊發表，不幸那副刊不久就停刊了，我的譯述也沒有繼續下去。

今年夏日才一鼓作氣的把他譯完。我感覺許多困難；哲理的散文本來難譯，哲學的散文詩，更難譯了。我自信我還鑑力，不過書中還有許多詞句，譯定之後，我仍有无限的猶疑。這是我不次翻譯的工作，我願得讀者的糾正和指導。

八、二十三、一九三〇·冰心。

一

當代的曙光，被選而受愛戴的亞墨斯達法（Ammustafa）在阿法利斯（Orphal·se）城中等候了十二年，等他的船到來，好載他歸回他生長的島上去。

在第十二年結露（Telosz）收穫之月的第七天，他出城登上山頂，向海灘望；他看見了他的船在煙霧中駛來。

他的心門砉然的開了，他的喜樂在海面飛越。他合上眼，在靈魂的嚴靜中禱告。

但當他上山的時候忽然一陣悲哀襲來，他心裏想：

我怎能這樣甯靜的走去而沒有些憂哀？不，我要精神上不受創傷的離此城郭。

在這城圍我過了悠久的痛苦的日月，和孤寂的深夜；誰能撇下這痛苦與孤寂沒有一些

在這獨巾上我會撇下過多的零碎的精神，在這山中也有過多的赤裸行走的我所愛惜的孩

子，離開他們，我不能不覺得負擔與痛心。

這不是今日我脫繁了一件衣服，乃是我用自己的手撕下了一塊皮膚。這不是我遺棄了一種恩情，乃是遺棄了一個用飢和渴作成的冤家的心。

然而我不能再逗留了。

那音樂萬物來歸的大海，也在召喚我，我必須登舟了。

因為，若是停留下，我的歸思，在夜間雖仍灼熱奮張，漸漸的却要冰冷變石了。我若就把這裏的一切都帶了去，何等的快樂呵，但是我又怎能呢？

聲音不能把付給他翹聳的舌頭和嘴唇帶走。他自己必須尋求「以太」。

瞬鳥也必須藏下營巢，獨自的飛過太陽。

現在他走到山腳，又轉而向海，他看見他的船緩緩的駛入洞口，那些在船艤的舟子，正是他的故鄉的人。

於是他的精魂向着他們呼喚，說：

弄潮者，我的老母的孩兒，

有多少次你們在我的夢中浮泛。現在你們在我更深的夢中，也就是我睡醒的時候駛來了。

我已預備好要去了，我的熱望和帆篷一同扯滿，等着風來。

我只要在這靜止的空氣中，再呼吸一口氣，我只要再向後拋擲熱愛的一瞥。

那是我要站在你們中間，一個航海者羣中的航海者。

還有你，這無邊的大海，無眠的慈母。

只有你是江河和溪水的留戀與自由。

這溪流只應有一次的轉折，一次林中的滯後。

然後我學到你這裏來，無量的消漓歸向這無量的海洋。

當他行走路的時候，他看見從遠處有許多男女離開田園急速的趕到城裡來。他聽見他們叫着他的名字，在阡陌中彼此呼喚，報告他的船來臨。

他對自己說：

別離的日子能成為會聚的日子麼？

我的薄暮實在可算是我的黎明麼？

那些放下了耕田的犁耙，停止了榨油的輪兒的人們，我將給他們什麼呢？我的心能成為一顆愛愛結實的樹，可以採擷了分給他們麼？

我的願望能奔流如泉水，可以傾滿他們的杯麼？

我是一個全能者的手可以彈奏的琴，或是一管全能者可以吹弄的笛麼？

我是一個寂靜的尋求者，在寂靜里，我發現了什麼寶藏，可以放心的佈施呢？倘若這是我收穫的日子，則在何時何地我曾撒下了種子呢？

倘若這確是我舉起明燈的時候，則在內燃燈的火漢，不是我點上的。漆黑黑暗的我將舉起我的燈，

守夜的人將要添上油，也點上火。

這些是牠口中說出的，還有許多沒有說出的存在六頭。因為牠說不出自己心中更深的秘密。

他進城的時候，衆人都來迎接，齊聲的向他呼喚。

城中的長老走上前來說：

你還不要離去我們。

在我們的驛站裏，你是正午的漸黃，你青春的氣度，予我們以夢想。

你在我們中間不是一個異鄉人，也不是一個客人，乃是我們的兒子及親摯的愛者。

不要使我們的眼睛因渴望你的面目而酸痛。

一班道人和女冠對他說：

不要讓海波在這時把我們分開，把你在我們中間所度的歲月成了一個回憶。

你會是一種在我們中間行走的神靈，你的影兒會明光似的照亮我們的臉。

我們深沉的愛「你」。不過我們的愛後沒有聲響，而又被輕紗蒙着。

但現在他要對你呼喚，要在你面前揭露。除非臨到了別離的時辰，愛永遠不會知道自己

的深淺。

利猶人也來向他懇求。他沒有答話。他只低著頭，站近他的人看見他的淚落在襟上。

他和衆人慢慢的向殿前的階級走去。

有一個名叫亞蘭美菈（Alamia）的女子從聖殿裏出來，她是一個預言者。

他以無限的溫情注視著她，因為她在第一天進這城裏的時候，最初憑他相信他的人中之一。

研摩賀他，說：

上帝的先知，至高的探求者，你會常向遠方奉訪你的航帆。

現在你的船兒來了，你必須歸去。

你對於那回憶的故鄉和你更大願望的居所的渴念，是這樣的深；我們的愛，不能把你禁

住，我們的需求，也不能把你拘留。

但在你離開以前，我們要讓你對我們講說真理。

我們要把這真理傳給我們的孩子，他們也傳給他們的孩子綿綿不絕。

在你的孤獨裏，你會警守我們的白日，在你的清醒裏，你會傾聽我們睡夢中的哭泣與歡

笑。

現在請把我們的「真我」據露給我們，告訴我們你所知道的關於生和死中間的一切。

他回答說：

阿法利斯的民衆呵，除了那現時在你們靈魂裏鼓盪的之外，我還能說什麼呢？

二

於是愛爾美差說，請給我們談愛。

他環顧着民衆，他們一時靜默了。他用洪亮的聲音說着：「我喜歡你們！當愛向你們召喚的時候，跟隨着他，

雖然他的路程是艱險而陡峻，當他的翅膀在你們的頭上飛翔的時候，他已

當他的翅膀圍繞你們的時候，屈服與他，

雖然那藏在羽翮中間的劍刃許會傷毀你們。但希望，希望那在門檻旁徘徊的，當他對你們說話的時候，信從他，但願那在門檻旁徘徊的，當他對你們說話的時候，信從他，但願那在門檻旁徘徊的，

雖然他的聲音許把你們的夢魂擊碎，如同北風吹走了林園。

愛爾美差說：「我不喜歡你們。」

他昇到你的最高處，撫惜你在日中顫動的枝葉，

他也要降到你的根下，搖動你的根柢的一切關節，使之歸土

如同一捆稻粟，把你來聚起來。

他打你使你赤裸。

他箝分你使你脫去皮殼。

他磨礪你直至潔白。

他揉搓你直至柔韌；

然後他送你到他的聖火上去，使你成為上帝聖筵上的聖餅。

假如在你的疑惑中，只強求愛的和平與溫柔，
那不如掩藏你的裸露，而逃避愛的篩打，

而走入那沒有季候的世界，在那裏將歡笑，却不見盡量的笑粉，你將哭泣，卻沒有流乾了眼淚。

愛除自身外無施與，除自身外無接受。

愛不擁有，也不被擁有。

因為愛在愛中滿足了。

當你要的時候，你不要說，「上帝在我的心中」却要說「我在上帝的心裏。」

不要想你將引愛的路程，因為若是他覺得你配，他就吸引你。

愛沒有別的願望，只要成全自己。

但若是你要，而且需求顯耀，就讓以下的做作的願望罷：

溶化了你自己，像溪流般對詩夜吟唱着歌曲。
要知道過度溫存的痛苦。

讓你對於愛的了解毀傷了你自己；
而且甘願地音樂地流血。

清晨醒起，以善闡的心來致謝這愛的又一日；
日中靜息，默念愛的濃歡；
晚潮退時，感謝地回家；

然後在睡時祈禱，因為有被愛者在你的心中，有讚美之歌在你的唇上。

三

愛爾美差又說，夫子，婚姻怎樣講呢？

他回答說：

你們一塊兒出世，也要永遠合一。

在死的白冕隔絕你們的歲月的時候，你們也要合一。

嘿，連在靜默的憶想上帝之時，你們也要合一。

不過在你們合一之中，要有閒隙。也是一點

讓天風在你們中間揮颺。

彼此相愛，你不要做成愛的鞏鍊；

只讓他在你們靈魂的河岸中間，做一個流動的海。

彼此斟滿了杯，却不要同一杯中啜飲。

彼此遞贈著包裹，却不要在同一塊上取食。

快樂地在一處舞唱，却仍讓彼此靜獨，

在季上的那些絃子也是單獨的，雖然他們在同一的音調中顫動。

彼此贍獻你們的心，却不要互相保留。

因為只有生命的手，才能把持你們的心。

要站在一處，却不要太密邇：

因為殿裏的柱子，也是分立在兩旁，

橡樹和松柏，也不在彼此的蔭中生長。